近溪子明道錄

近溪子明道録卷之五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孟子要闢楊墨其法度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今請示其反經之旨何如曰經是何物即今織機絲線周廻千百千遭却只一條引去即如世界有個唐虞三代有個秦漢唐宋有個元朝方至今日亦數十遭周廻然世界所以為世界者不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夫婦而成之者則吾仁義禮智信之性主之者則吾神明不測之心也世界雖有周

廻此道則恒久不變故謂之曰經也曰經是如此
反之則又何如曰反之者反而求之汝輩之身也
汝輩與我對坐舉動過目其目自見聲音到耳其
耳自聞坐間數十百人耳目聰明却只一般是則
虛靈不測之心也此個虛靈遇父母便生孝順遇
兄長便生愛敬遇現在師友便生恭遜是則所謂
性也認得是心便當存之而不至昏昧放逸認得
是性便當養之而不至拂逆傷殘如此用功久久
不變以至入微通妙便是聖人人倫之至雖諸童
子亦皆可學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能經綸大

經則汝等一身便是天下國家極則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非天下之大本如何經綸立本則中和我致位育我成雖天地之化亦可默契而無疑到此地位楊墨之不經者自化而歸於經綸中矣又何足辯也耶

問相待日久雖教言在心然終不能了得何如曰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極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自生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

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是回轉貪痴矛根咬定斬釘截鉄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亦條條光裸裸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問心性分別何如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心之為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矣學之求心視仁義禮智而猶先且息也亦具見矣是故超然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淵浩浩乎其天蓋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

爲然矣世之學者以其體之至隱機之至微遂謂窅眛而莫可端倪渺茫而無從實際非覷其難而阻則詆其幻而棄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既名爲隱則必有所藏既稱爲微則必有所具端倪固虛可相通實際亦誠所由契也茲不咎其虛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微之難入焉于是窮理事物將散殊以遡本原克私意念欲矯強以還純一噫見亦左矣不觀老圃之種樹乎枝柯則顯而見於外根本則微而隱於內也乃壅培灌溉獨於根本先之誠知外焉者之暢茂實其內焉者所由來也

學者於此心之體之幾果能默會潛求研精入妙天人合而造化為徒物我通而形神互用則淵泉溥博時出無窮不惟仁昭義立之可期禮陳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可已即其探究事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於見解者自將觸類而融通方物於矜持者亦必順時而調達豈非聖學之要圖而志學之首務也哉惟吾儕共勗之

問此心每日覺有二念而善念多為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長生忿嫉從容時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不平及事已又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方好

也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即聖賢未
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互動定性書中所云惟
怒最爲難制則人情大抵然也譬之天下洛徑不
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横惟善推車
者其輪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爲碍善操舟者篙槳
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也况所云念頭之雜忿怒
之形亦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
不逆將來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
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一時則此已恭敬
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

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卻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為聖為賢而甚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孚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有甚灘瀨可以滯得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為易搖而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無崎嶇灘瀨也故易經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孟子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古今一路學脉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柰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

百人未聞以崎嶇而廻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途路之扼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哉誠不可不自省也

問遇事之變必須善權然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爲不識權字是否曰非是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即道也統天徹地貫古貫今不可須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萬事無一可出其外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反也耶但權非聖人不能

用蓋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經常之道纖微透露妙應不待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雖是人所同得却獨能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疑其非經常之見遂謂反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然此須是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盡者

問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吾夫子何故屢屢自任又何故屢屢對舉必有深意存乎其中也曰聖人一生自道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倦之景象而已蓋由其默識此心真是合萬物為一體則自己學處即

是誨人學處誨人學處即是自己學處蓋物我原是一體則學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己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己之技益捷矣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己之着高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己之着亦高矣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充長自有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不倦者必不厭也顔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犯不校何等懇切欲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自得回令諸友日親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學問之功先須辨别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

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慘慘切切只為這些子費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俱置之而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

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賛大舜能事若吾人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為學須是由勉而安方無躐等徑造之病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然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若舍却行仁義即要由仁義行是不勞勉

強而安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歧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曰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即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曉得若說由仁義行又從勉強處起手此段意思却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

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
久久弗去者爲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
事況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
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黽勉
看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脫
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味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
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
出門一步即從不足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
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
由此做脩爲狥象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

慮不學之體不啻氷之與炭做得閒熱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當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生志願虛費終身氣力總只爲出門一步差却豈不大可慟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辯之也哉

問人不知而不慍是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否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也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已以求爲可知

而已於人何敢慍耶前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於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己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

再拜也哉因言舜事顧在會諸友嘆曰聖人所以
異於吾人者盖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
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
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
不見有一毫分别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
惡已自不勝隔越又安望其察道妙于鳶魚通意
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碍胸次多氷炭徒亦自
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
快活也

問顏子克己復禮今觧作復卦之復則禮從中出其節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經傳之今古又若一成而不易者何也曰子不觀之制曆者乎夫語神妙無方至天道極矣然其寒暑之往來朔望之盈虧晝夜之長短聖人一切可以曆數紀之至期脗合而無差焉初不謂天道之神化而節序即不可以預期也此無他蓋聖人於上古曆元鈎深致遠有以洞見其根柢而悉達其幾微故於其運行躔度可以千載而必之今日亦可以此時而竢

之百世此其盡性至命之妙而實修道立教之準也我夫子成身造士一以求仁為宗正千歲日至其所洞見而悉達者也故復以自知而天之根即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太始統天時出者乎黃中通理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即天之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顏氏博文約禮感夫子之循循善誘是則三百三千而著之經曲之常者也如有立卓嘆夫子之瞻忽末由是則天根自復而化不可為者也夫子之為教與顏子之為學要皆不出仁禮兩端而仁禮兩端要皆本諸天心一脉吾人

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稍知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辨不知人而不仁其如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思心巧者也其直信良心者稍知道本自然然於聖賢成法忽畧弗講不知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不以規矩者也善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尤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能考究百王會通典禮直至脗合聖神歸于至善而後已焉是大匠之爲方員也巧不徒巧而規矩以則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以精之則其棟明堂而覆廣厦

不將柱立乾坤而永奠邦家於萬世無疆也哉

問約一言教如何看書冊與面命之間所得逈然不同曰當其可之謂時吾儕相對論心則彼此機宜自然適中如渴與之飲饑與之食滋味何等甘美若持書冊謾謾讀過是原未饑渴與以飲食雖瓊液珍羞將葵藿等矣

問坐間有云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爲金曰如此譬喻與聖人之學尚覺不切蓋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學太高而視吾人過卑矣不如譬之鍊礦則渾然更無分別但礦則體

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采
光瑩隨人用之皆可行使此其間只爭鍛鍊之功
而已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
渾然與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礦
何嘗少他分毫蓋自為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
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
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天生聖
神則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
當受用正如礦石過火便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
窒礙間隔却即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東西

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只藏在礦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却不著雖是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即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而不得名為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礦則礦一過火便即是金吾人既覺則即我本性便即是聖故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做作修爲則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研窮思索亦可以不講今受用的即是現在良知而聖體具足其覺悟工夫又只頃刻立談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近前況此個體段但能一覺則日用間可以轉凡夫而爲聖人若不能一覺則終此身棄聖體而甘爲凡夫又況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求向前如讀書應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今能轉凡爲聖則讀書便是聖賢讀書至於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

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棄聖為凡則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勿以予言過甚但考之古今人品自然明白誠不可不發憤向前以求入聖途路也勉之勉之

問昨因舉業至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題意頗難理會余時隱几而坐因指而詢之此桌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目力即能成乎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曰若非格以角尺縱精目巧匠此桌決難得如是方整曰聖賢出天縱

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爲方圓之至聖人爲人倫之至非考古博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竭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所以學即求其至也曰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者皆非耶曰他明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思學俱工夫要緊而學則又所以善其思者也今規矩一也用之制器亦一也然以拙匠所爲較之於巧則精粗何啻霄壤是學之巧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

則學無以成始而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曰其見維何曰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些懼怕却更傍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局促不能自安曰即此便是戒慎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即此二言弟子亦難理會蓋小人而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性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器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過於自恣不覺流於無忌憚爾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而何又曰君子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豈亦有分別也耶曰觀聖賢之言極是縝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須臾可離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字可以槩

言亦可分分言槩言則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則必喜怒哀樂更無妄發或感而發又無踰節方始是中四者或過雖亦平常之人而中體未免傷而不和矣細細看來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徧滿常常具在也中則言其徹底皆天入微皆命也故其外之日用渾渾平常而其中之大體時時敬順乃爲慎獨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膚皮而戒謹恐懼者則君子之事天養性以完固精華而充潤膚體也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極其嚴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掇似

中而欠庸故學之往往至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學脉果為的確而敬畏天命處未加緊切似庸而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甚至不肖幸父師教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不輕放過故遵奉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惟願諸君勿謂老耄不相切磋而救正之也何如何如

問學而時習為論語開卷第一義也今以聖時之時為釋真得夫子達己達人之心且明彰其仁道生生之妙矣但不知學者用功即隨現在之動靜語默為吾心感通時出者而習之乎亦必如孟子所

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以聖賢經書所載時中之矩則成法而習之已乎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于其心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通於所感蓋自孩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天生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為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書啓迪而醒悟之安能的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哉然所覺習之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事也哉即吾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子而始表揚然究言其所由來亦自三絶韋編於

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苦心悉力而後得之想像當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其已然之迹而反求於自然之心復以所深造而自得者於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印證之故能通古今達變化而成時中之大聖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吾人欲學時習則亦求之易而已矣盖天道人心總原是一個生理天以性生而成時心以生生而習乎其時故生生之謂易易也者變通以趨時者也六十四卦聖人示人習時之大綱三百八十四爻則其節次也以大象推之如曰天行健

則統論其時君子以自強不息則統論習乎其時也以爻象推之如曰乾之初九則詳言其時潛龍勿用則又詳言習乎其時也其初則觀天之時以通吾心之時其既則以吾心之時而希天之時及其終而純且熟也則天之時即吾之時吾之時即天之時聖同天不其深乎是之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天之時者莫辨乎此矣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說時習者莫辨乎此矣愚嘗謂善學易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明時習一章盖一明則皆明一誤則皆誤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

心髓盡底吐露以與後學共透天關而躋聖域所謂仁天下萬世而無疆無盡者也有志學孔者幸共深省

座中因論孔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淵問仁今說者似謂其相去遠甚某看其所謂勿視聽言動與勿施於人其勉強着力處亦大相類也已而大衆互相詰難至不可解予曰孔門以仁爲宗諸君且說如何方始是仁辯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是近日講義所云某看却又不如心公理得然又不如全體不息也有應之者曰此皆費力總不如聖人自

解曰仁者人也何等簡便何等明快予曰子謂仁者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即是個仁耶此却枯淡無味循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說克已復禮只已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說已所不欲亦已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溥天溥地渾是一個仁理生生便渾天渾地合成一個大大的人而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人共聽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也人人共看着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人心中記憶吟哦許多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

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已仁者人也豈不真名言也哉問曰此等論仁道理果然明通但不知學者却如何下手予曰仁既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即繼以親親為大謂之曰為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親直至天下國家親親長長幼幼而齊治均平也此則所謂人上求仁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而為一人者也於是諸君同聲約曰茲會也其容一人而或外也哉又其容一時而或離也哉

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為累所以難於為學曰此言

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在世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即如座間繞歌邵子詩云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然此非君子不近人情有所勉强於其間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之學通於天道亦不已也天命不已是曰生生生則變化不測即陰而陽固未嘗不在也純亦不已是曰仁心仁則體物不遺即逆而順未嘗不在也故能以仁存心則是與生爲徒

與生為徒則是以天自處夫是之謂學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此小得失憂喜毀譽枯榮即生死臨前而且結纓易簀曳杖逍遥孔曽師徒豈皆作而致其情也耶要之仁理生生原無死地人若其中透過真是時時赤子而步步天堂也雖千年萬載何異瞬息間哉大衆合共勗諸

問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今欲知此日用却不也與仁智之見相似耶

座中有應之者曰見之與知自是兩樣見原敵知

不過故善學者須要不落見聞又有辯之者曰聖賢道統亦說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易經亦云乃見天則復見天心故道理只在活看若云不落見聞此語則某所不觧也予曰二君之論意本相通而語自矛盾爾盖不落之云即所以為活而所云活者亦即不落之別名也若理看得活則見亦是聞聞亦是知何有兩樣何得復為相敵若不活而落於一偏則豈惟見聞有妨於知即知亦未嘗不自病自空也又豈待見聞而始相妨也耶辯者又曰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某意謂聖人其初也要

知識久則知識忘而不用也曰此理也須活看所云不知識而順天則者非全不用知識正是不着人力而任天之便以知之識之云爾盖心之應感若非知識則天則無從而顯且現也辯者復曰其想天則之知正不慮而知之知此只本體之知也若非用思慮工夫則本體之知亦安能以擴而充之耶予曰心體固須擴充但本體之知原出不慮則擴充之工又豈容閑思而雜慮爲亂然學謂慮而后得而必先之曰安而后能慮噫非執定之慮而求天體之得也難矣哉

近溪子明道録卷之六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爲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敎楮運毫洒墨乃言學字也曰玆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盖必具法帖而或搨或臨字始可言學也又或衆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

則聞也且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為以言乎書之藝拂且悖也况聖人耶夫言聖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曷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每務於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為病耶曰然則夫子之於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曰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

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以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蓋學之為學聖學也聖之為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為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為二矣夫自伏羲畫乾而一之體立繼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皐伯益稷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一堯舜之一也故

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不知到了何年月日天牖神通忽然開口叫個仁字出來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考之千古帝王而不謬俟之萬世聖人而不惑此其學也豈不多學此

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聞見但非一以貫之則漫然大舟之無舵泛泛滄溟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可語此後至軻氏始盡掀翻而獨尊孔子以願學也曰若天地間無個孔子則聖人卒不可學耶曰先岳凝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則吾人必不容以不學真所謂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

問向蒙指示謂不必汲汲便做聖人且要詳審去向的確地位方得聖不徒聖做成個大聖人也承教之後日復一日翻覺工夫再難湊泊而心胷茫無畔岸也苦將柰何曰此中有個機括只怕汝或不能身自承當爾曰教我如何承當曰汝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又有大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為工夫胷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胷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横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耶大衆譁

然曰如此果是快活余徧呼語曰此時諸君汝我
雖十數人而心心相照只蕩然一片了無遮隔也
衆又譁然曰果是渾忘各人形體矣一友起問此
可言致廣大否曰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其友又
起問如何方盡精微曰精與粗對微與顯對今諸
君胷中若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矣目中見有個
廣大便顯而不微矣若到性命透徹之地工夫純
熟之時則終日終年常是簡簡淡淡温温醇醇未
嘗不廣大而未嘗廣大未嘗廣大而實未嘗不廣
大也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

極其精微也已曰不知此體如何應事曰廣大時以廣大應精微時以精微應廣大精微合時便合廣大精微而應之也曰不知其中又如何用工也曰廣大則用廣大工夫精微則用精微工夫合廣大精微則用合廣大精微工夫蓋汝若不是志氣堅銳道理深遠而精神凝聚則何能如此廣大如此精微又如此廣大精微妙合而不測也耶故即是可以應事而即是可名工夫亦即是而可漸學大聖人也已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日時

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其所未鮮也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境情以境圓性以情遷即如喜怒哀樂各各情狀不同然郤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也事之接於己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己者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亦只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事相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與廣大精微似亦不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

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內之思想而生者思想在心有時清清朗朗而無遠弗屆無物不備此則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內外俱忘物我無跡此則其精微時也雖是情境相殊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着事來便隨時荅應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比量闊隘則中藏冰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而事順無情也耶

問君子三戒有言其色不專是女色凡世間一切綺麗可悅之事皆色也如所謂目遇成色者是也闘

不專是噪鬧凡一切務欲上人不肯處下皆鬧也
如所謂其爭也君子者是也得亦不專是貨利凡
一切汲汲欲完事業欲張名譽皆得也如所謂年
來了無寸得者是也曰君子生平心心在道但有
損於道即心必思以絶去一切豈不專在所戒但
驗以身所經歷則某幼年多病常去獨宿男女之
欲夣寐多迷中年講學幾棄舉業而考校落等則
終夕廢寢平素最甘淡泊樂施尋財利惟去巳之
伏及今年衰産賫稱貸日艱悅色好勝果全消歇
而此則獨爲所苦以是言之一切固所當戒而舊

說三事果尤爲重且尊也有志學道信不可不知矣且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況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暗室

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爲善謀將不爲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毋忽也已

問孟子以集大成推尊孔子而有取於射曰夷惠伊尹之聖則譬之力而孔子之聖則譬之巧今想群聖得到不思不勉之處晚學已覺萬分難及而智巧講求在近世皆知爲作聖先事可謂竭盡精神以相商謀矣今晚學茫然拙射未曉鵠設何處况望其能發彼有的舍矢如破也耶曰汝果欲智巧以啚入聖耶巧是孟子言之則當於孟子之身求

之矣夫孟子願學孔子今二夫子之書具在但詳看論孟語言彼此對同不差處便是其始條理亦即其所謂智巧也曰今觀論語孟子言之最先津津有味而無或異者不過仁義孝弟而已是則世俗之常談愚蒙所共曉可謂即孟子之巧於學孔而孔子之巧自聖也耶余時欲與解說而恐費口頰乃起立衆中而呼之曰諸人試看某今在此講學携有何物止此一個人身而已諸人又試想我此人身從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着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個人身為仁又指此

個人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啓口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辛苦平生竟成話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時在人宗祠閒講四旁老幼不下百輩咸躍然興曰如此談道吾儕誰不曉得如此學聖吾儕誰不做得聽來果是痛快余復率衆舉手加額曰我

太祖皇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六言真渾然堯舜之心而今日把來合之論語孟子以昌大於時時處處又真是熙然同遊乎堯舜之世矣大衆可不共惜此時光而尤共愛此人身也哉

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然學者之病常苦於隨知隨蔽又將奈何曰諸友試說汝心如何謂隨知如何却謂隨蔽耶有應者曰如子路強其所不知以爲知即是蔽處又有應者曰此亦只是知得不真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爲善之時則外物私欲即自然蔽他不得了曰諸友若要理會孔孟經書做

孔孟門中人品先要曉得孔孟之書之言與今時
諸家講套集說不同諸說所論的道理另是一樣
道理諸說所論的工夫却另是一樣工夫與孔子
孟子所論的道理所用的工夫真如天淵之相遠
又如水火之相反决不可以今時諸家集說去解
論語孟子亦不當謂論語孟子即是今時諸家集
說之所云云也何則如今時諸說說到志氣的確
要去爲善而一切私欲不能蔽之其善是何等的
好汝獨不思汝心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其
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爲出來耶又豈

容汝的確志氣去爲得來耶其友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從爲中出來亦誠然非可容人爲得來也曰此心之知既果不容人去爲得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既果不容人去蔽得則子路雖强所不知以爲知其本心之知亦恐不能便蔽之也已其友亦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一切所得而蔽之也於是滿座皆浩然發諸慨嘆曰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爲又爲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沒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說以迷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

其為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顧於孔孟真實境界純粹底裏卻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其蔽徒受許多苦楚而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言而頓皆起拔也耶願悉書之以告所未聞者

問中庸天命之謂性是說道之本源率性之謂道是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此論是否余曰陽明先生修道說云率性一言是誠者也修道一言是誠之者也一友復曰豈惟陽明中庸固自分之矣不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乎大衆論遂紛紛問者難曰然則戒懼慎獨俱只
賢人分上事所謂堯之兢兢舜之業業者彼皆非
耶余徐爲解曰古人著書都是直述目前實事今
且將書本姑置只論吾輩相聚在此爲着甚的來
豈非講究身心靈明原日天地爲何均賦人物如
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地相通如何
方與人物爲一精光透露神氣昭臨使身心之靈
者不失其爲靈明者不失其爲明所以說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而不見不聞之地無非戒謹恐懼之
功此無他蓋天地之靈明洞徹則身心之敬畏自

嚴賢人固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純分位稍有不同工夫實無二致雖中庸言意不可妄爲分析要之天命率性二句似啓乎修道之端而修道一句似卒乎天命率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爲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爲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強言其實初先知時自然已不住修末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試觀中庸一書前頭條分縷悉何等精詳後面窮神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說下而不至盡性不足以成教也聊述愚悃以竢裁正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說維何曰凡看經書須先得聖賢口氣如此條口氣則孟夫子非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賛嘆人性之善也蓋今世學者往往信不過孟子性善之說皆由識見之不精其識見之不精又皆由思致之不妙觀孟子他章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為善也哉曰今世解者謂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赤子則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此解果得根本乎亦還只在枝葉而已也曰心性是一個

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其事善能得其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其事善卻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其事善卻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其善其善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其事其事也與覩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然未必其看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

一從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
且將兩無歸着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
方纔有個入頭據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
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
人若說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
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
日的心君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
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為耳換過赤子之目以
為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却說後來心
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

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也此豈善說耳目者哉噫

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問其觀今古儒先之言心者衆矣然未有親切如先生者余詰曰子何以知其言之爲親切耶曰每嘗言心多只從己身分上說起便體段狹隘不見萬物一體之妙此令聽教則覺無天無地無人無物渾然共個虛靈至其各人身中所謂心者不過是此虛靈發竅而已惡得以物我而異之也哉余默然良久曰如此言心恐猶然未見親切也已蓋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善觀天

地之所以生化人物人物之所以徹通天地總然
是此神靈以充周妙用毫髮也無間瞬息也不遺
強名之曰心而人物天地渾淪一體者也予果於
此體見得親切則言下便自潔淨精微若要語意
精潔須如精神謂聖又須如神明不測方是專主
靈知而直達心體也至若靈而謂之虛者不過是
形容其體之浩渺無垠又靈而謂之寂者不過是
形容其用之感通不窒實在心之為心也原天壤
充塞似虛而實則非虛神明宥密似寂而實則無
寂今合虛靈與寂而並言之則語非潔淨理欠精

徹所以知子之所見猶未為親切也已幸再思之

幸共勉之

問心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似有個體用但恐終是分析不得曰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寂之與感渾淪具在言且難以着句況能指陳而分析之也耶但其妙用則每因人互異故即心而言其初只是一樣若即人而論則世固有知為學與不知為學之分人之為學又有善用功與不善用功之別其不知為學者姑置勿論矣即雖知為學者而工夫草次則亦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瑩輙於末

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有感之際而盡力袪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寂體背馳即應感亦未能順妥也已惟夫明睿過人資近上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知性爲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沉潜而性命之蘊能默識心通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如自在靜定不遷之妙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應感之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堅忍強學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於事變不動難說其終不

能寂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強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靜定固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而此心真體則毫無相干也可不慎歟

問君子深造以道其道即率性之道否曰近世諸儒亦有如此作解者但熟讀孟子語意則甚未妥帖曰然則果如集註舊說乎曰雖近似而亦未得的確若要的確則須從頭說將起來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人之所性皆可率而為道然而非其至者必修道成全而為大聖人然後性命之學可以

立教而曰大人之學之道也蓋隆古聖神自克明
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而爲人倫
之至故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至善也今時爲
學者皆以意爲學而說學者亦皆以意爲說故雖
有可觀而道實小道達之天下通之萬世而致遠
則泥也是以孔夫子之志學孟夫子之願學所學
則皆大學之道以此深造則雖忘食忘憂卻信古
好古以直探性命之微而悉憑至善之矩着力固
極其奮銳辨擇尤極其精詳久之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則我即聖心聖即我體豈不渾渾融融聯屬

中國為一身統會萬古為一息哉如是而自得之妙居安資深之益以至左右逢原之歸固不待擬說而其理自見矣

問萬物皆備一章其說何如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之說則全是體帖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今學者能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說其意便活潑難窮矣蓋天地無心以生物而為心心本不生以靈妙而自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

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為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為生亦盡造化之靈以為靈此無他蓋其生其靈渾涵一心則我之與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致也哉是為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不誠善萬物之情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為體萬物以我身而為用其初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

身其既也物不徒物而反身乃所以物其物是惟不立而身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無不達蓋其爲體也誠一則其爲用也自周此之謂君子體仁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勉強而已勉強云者強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者強識乎萬物之所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物我相通之機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矣尚何恕之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故欲思近仁惟在強

恕將爲行恕恕必務反身然反身莫要於體物體物尤貴於達天非孔門求仁之至蘊而軻氏願學之的矩也歟哉

一友自述其平日用工只在念頭上纏擾好靜惡動貪明懼昏種種追求便覺時得時失時出時入間斷處常多純一處常少苦不能禁方悟心中靜之與動明之與暗皆是想度意見而成感遇或殊則光景變遷自謂既失乃或倏然形見自謂已得乃又忽然泯滅總無憑準於是一切醒轉更不去此等去處計較尋覓却得本心渾淪只不行分別便

自無間斷譬如坐在此大廳中則凡門戶磚瓦皆是此廳即行動轉旋莫非我廳矣真是坦然蕩蕩悠然順適也或詰之曰汝謂此心渾淪常時無間其於本體誠然但不知學問工夫却在那處旁一友從而質曰凡試說他此心渾淪常無間斷果是果不是曰如此渾淪豈有不是之理如此渾淪是了又豈有不筭學問之理詰者曰然則善都不消為而惡亦不必去耶旁友不能答先生乃代之言曰亦只患他的渾淪不到底爾盖渾淪順適處即名為善而違礙處便名不善也故只渾淪到底即

便不善化而為善也非為善去惡之學如何衆皆有省

問晚來先生答友人工夫切實之問却云今時為學只從意念上知覺此似切實而非切實蓋存想意念原非本心而住守覺照亦異真知也一友辨云意念上存想果然未徹本心至於舍却覺照則吾人工夫漫然無可致力處矣余曰心之與知原自相因固未有其知不真而能得本心者今且姑置此心勿論吾儕今日却好趂着大衆在會放懷盡興將知體磨礱一番到得知真時則其心方真心

知渾融而大人能事乃可畢也問曰此心知體不過只是虛靈豈復更有別物余曰虛靈固無別物而人見則有淺深若淺泛而觀則具衆理而應萬事即童蒙誦習已於此心虛靈似無不觧却原來只是個影響之見去真知之體何啻天淵蓋吾人爲學云是學聖聖者通明者也通明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明可測則不神明不神則難通謂之通者天地人物原是一個即如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雖乾坤亦是此個知字今問諸公乾之爲知果是如何一友答曰知即主也易之卦爻俱是以乾作

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余曰人心既是以知作主而天心却不是以知作主耶止因今世認知不真便只得把主字來替知字不想天若無知也做主不成也易謂極深研幾又謂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許大精神令學者纔畧理會不通便容易把個字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之欲明此心須先見易欲求見易必在遇人其至眞頑於世情一無所了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十年分毫不改蓋緣起初常得人眞遇得又早故

於天地人物其神理根源直截不留疑惑所以撞
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啓口容聲纖悉盡是
知體發揮更無幇湊更無假借雖聽者未必允從
而吾言實相通貫也惟願吾儕大衆共堅一心共
竭一力心堅力竭則不患不通一個真知不患不
成一個大聖也已

問良知宗旨固重在覺悟但不識如何起手後却如
何結果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
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
便謂之結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

曉了則其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厲而勇往無疑也即如說一個善爲可欲便須審實如何爲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賢之學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與他起手也盖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爲固有便是信有諸已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爲神不可測也只此〻此〻子善中包含

無限造化所以雖求不欲自不能不欲也故隨其所欲之淺深而名其善之大小信是以吾欲之而成其信美是以吾欲之而成其美大是以吾欲之而成其大神化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化也到底只是這性善以為種子而生成之別無一毫道理增益亦到底只是這可欲以向徃而培植之別無一毫心力助長也譬則令人初產一個赤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强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比成人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即原先赤子成之

但人父母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柰煩等待也或嘆曰然則孩提之童不止可以明吾良知宗旨而亦可以作吾用工樣子也奇哉孟子真教萬世無窮也哉

會中有問及人家宗法者先生爲嘆曰豈惟此身然哉人心亦有之或問曰吾心之宗何如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之同者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爲子姓又分之而爲曾玄又分而益衆焉則爲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爲一人之身也已故聖人立爲宗法則統

而合之由根以達枝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又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為命本只一理今生為人為物其分其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命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難也苟非聖賢有個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個良知又苦心極力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

孩提其真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智巧心力都來
着不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然而生自然
而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個其四海九州誰無
子女誰無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誰不濃濃藹藹
渾是一個也扎夫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而其
心性渾然只是一個天命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
欲分之而不能分如木之許多枝葉而貫以一本
如水之許多派派而出自一源其與人家宗法正
是一樣規矩亦是一樣意思人家立宗法意思是
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明宗旨意思是

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即一宗可也說一宗即天下亦可也說萬古即一息可也說一息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

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詖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與原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天然不變之體又何嘗霄壤也哉却如人家子孫衆多各開門户各立藩籬無宗以統而一之共不至於相殘相賊而流蕩無歸者無幾矣會衆躍然起而謝曰今日乃知合天下萬世以為宗而宗始大也請書以示天下萬世